

《云中记》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，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， 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“心灵史”。

阿来考上了县里师范学校，读了两年中专。毕业后，原本分配留县城工作的阿来，因为没有背景和关系，成为了乡村教师，被分配到一个比家还要偏僻的山寨小学。

那个小学很偏僻，坐大半天汽车到公路尽头，要骑马或步行三天，翻越两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后，才能抵达。在孤寂的冬夜，陪伴他的只有一本本书，福克纳，菲茨杰拉德，惠特曼，聂鲁达……

教师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在小学待了不到一年，阿来被调到中学，又一年后，他调到县中学教历史。在县城，喜欢读书的他，结识了一批“文学青年”，他们写诗写散文，有的给报刊写通讯。

学校平时有食堂，到了假期就关门。阿来只好顿顿在外面餐馆吃饭。一个同事的父亲，让阿来去参加县文化馆的笔会，每天交8毛钱，每顿饭都有肉。阿来参加了笔会，因为在会议上和别人打赌，把自己的日记改成了诗，交给了上面来的杂志编辑，过了一阵子，他的诗发表在了《西藏文学》上。

阿来就这样成为了一名诗人，这一年他25岁。在发表一系列的诗歌后，阿来离开学校，调入阿坝州文化局，在《新草地》当文学编辑，也要写上上级交待的地方志。

诗越写越长，细节越来越多，阿来开始写小说，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，发表在《四川文学》上，小说写的都是他熟悉的藏族生活。第

一阶段的小说，他结集成《旧年的血迹》，后来入选中国作协的“20世纪文学新星”丛书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。看起来发展很顺利，他当时却陷入了虚无。调到成都工作的梦想基本无望，他的写实风格和当时的先锋文学差异很大。

1989年，阿来外出游历，行走两个月，翻越雪山，漫游草原，风餐露宿，感受自然，认识脚下的大地。回来后不久，他写了《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》，献给自己的30岁。

1994年，阿来在新买的286电脑上，写下了《尘埃落定》的第一行字。5个月后，小说写完，开始在全国的出版社编辑部“旅行”。一直到1998年3月，《尘埃落定》才找到了知音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看中了它，告诉他“一个字也不用改就可以出版”。

2000年，《尘埃落定》获得茅盾文学奖，阿来一夜成名，成为获奖的首位藏族作家。2006年，阿来辞去了《科幻世界》主编职务，调入四川省作协，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。如今，阿来已经是四川省作协主席。

许多年来，阿来一直在书写西藏。从《尘埃落定》到《空山三部曲》，从《格萨尔王》到《瞻对：终于融化的疙瘩》，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，阿来一直书写藏族千百年来的历史境况，超越个人的民族文化情感，从人类社会层面审视民族历史

和经历，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的责任。

去年12月25日晚上，在颁奖的前一天，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，专访了阿来。

汶川地震发生后，我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。那个时候，阿来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。十年后，阿来的《云中记》以小说的方式，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，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撰写评语：“作家阿来的《云中记》是2019年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。这是深具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，关于藏族祭司祭祀亡灵，关于如何治愈人的疼痛与伤痕，也关于如何安妥无以依归的灵魂。将生死与灾难思考置于人与神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，《云中记》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，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，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‘心灵史’。沉痛与爱惜并在，喧哗与澄明共存，这是阿来以深具魅力与魔力的文字为无数心灵奏起的安魂曲。高贵悠扬、哀而不伤，《云中记》是属于我们时代、也能跨越我们时代而不断流传的文学名曲。”

不想和新闻竞争写伤口

张英：我读了《云中记》之后，还是很意外。没想到你找到了一个老人给地震中的逝者招魂、安魂这个角度，“政府管活着的乡亲，死去的乡亲归我这个祭司管”，写当年的那场地震，居然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式。

阿来：对，现在我们很多人对